

嗑着瓜子过大年

□张金剛

一年又一年,不管时代如何变迁,嗑着瓜子过大年的习俗永远没变,似乎有瓜子才叫过年!

清乾隆年间《帝京岁时纪胜》中记载了北京正月里的各种声音:“卖瓜子解闷声,卖江米白酒击冰盏声……与爆竹之声,相为上下,良可听也。”小小瓜子穿街过巷,穿越岁月,以最具烟火味、最有喜庆范儿的形象飞至寻常百姓的茶几案头,渲染了过年的团圆吉祥气氛。

犹记儿时,母亲在田垄、庭院种满了向日葵。一到秋季,高高的秆挺着大大的盘,盘里长着密密的籽,格外喜人。收割,晾晒,打了一大口袋葵花籽,卖一些贴补家用,留一些过年炒食。还有平时积攒下来的白色南瓜籽,扁扁的、胖胖的,虽不及葵花籽那般香喷喷好吃,却也颇具乡野风味。

一说“炒瓜子”就说明年到了。柴草在灶膛里“哗哗剥剥”地燃烧着,小火苗一波一波舔着锅底,搅得满锅瓜子欢舞跳跃,萦绕着浓浓的香味。待到将熟,洒入盐水,加火炒干,抄出晾凉,便可抓起一把嗑了。

我常常不顾母亲嗔怪,自顾自地装满衣服口袋,撑得上衣襟、下裤兜鼓鼓囊囊左右晃荡,昂首挺胸走在村街之上显摆一番,还边走边嗑边吐皮,一路慷慨分给小伙伴,颇有些自得。母亲则挑拣最为紧实饱满的葵花籽、南瓜籽,分盘装了放在桌上,以备有乡亲随时串门拜年,一同喜滋滋、乐呵呵地磕起来,聊些家长里短和来年农事。

嗑瓜子的乐趣在于一个“嗑”字。捏一颗送到嘴里,上下门牙一咬,听得脆生生“咔”一声,舌头顺势一舔,将小巧的瓜子仁送至磨牙,细嚼,忽地满嘴生香,吞咽;接着又一颗,又一把。有时会一颗接一颗将仁儿嗑了满嘴,或剥了一碗仁儿豁地一家伙倒进嘴里,一阵狂嚼,甚是过瘾。这无师自通的小本事,这老少咸宜的小零食相伴我们度过了无数的闲暇时光,让生活有滋有味,情趣盎然,而在过年时节尤盛。

在平时,嗑瓜子似乎常是一个人的寂寞、两个人的默契或三五人的投缘,而有着大把时间的春节,嗑瓜子就成了一大家子或一帮好友的狂欢,只管边聊边嗑就是了,根本停不下来。

沿袭祖辈传下来的老礼数,我家过年的茶几上总要摆上数盘瓜子,有葵花籽、白瓜籽、南瓜籽、西瓜籽,有原味、五香、焗盐、枣味的,再搭配些糖果、大枣、花生、核桃、板栗、果丹皮、



开心果,摆得满满当当,洋溢着过年的幸福、家庭的和美以及主人的热情。诸多吃食之中,瓜子是抢眼的主角,备受青睐。

因为嗑瓜子最消闲,与过年最相配。丰子恺说:瓜子“吃不厌”,它有一种非甜非咸的香味,能引逗人不断地要吃,正好占嘴儿占时间;瓜子“吃不饱”,它分量微小,醉饱之后,咬一下瓜子可以再来开缝大嚼,阻挡不了过年诸多美食的重重诱惑;瓜子“要剥壳”,一定要剥,而且剥的技术要有声有色,像一种游戏,适合于“有闲阶级”的生活,可愉快地把时间消磨下去。这岂不是正应了过年的景儿?

过年,农人赋闲了,上班的、上学的、打工的都放假了,节奏陡然慢了下来,正是聚会欢乐的好时节。无论在家里、茶馆、饭店、棋牌室,无论是合家欢、新婚宴、同学会、老友会,都需要一盘瓜子作为“最佳伴侣”来调节气氛。我最喜欢约几位老友在家里小聚,开着电视嗑着瓜子闲聊。谁都不必客气,随手抓起一把,不必拘礼,随意嗑食,声响大了小了、瓜子皮扔哪儿了都没关系,老友之间要的就是这种天性释放、原形毕露。

一年了,有太多的话要说。嗑着瓜子,品着香茗,你聊你的旧年收获,我聊我的来年畅想;你聊你的烦恼忧愁,我聊我的心头喜事;你聊你的天涯南北,我聊我的古今中外……即便一时无话可说,便可用一句“来,吃把瓜子”消除一下尴尬气氛,继续下一个话题。

嗑着瓜子过大年,真的是一种赏心乐事,亦是一种最有情有趣的处世哲学。“咔”“咔”之间,“闲”“闹”之趣,使身心释然、友情升温,欢洽了时光。就算是嗑得口干舌燥,嗑成了瓜子牙,瓜子皮掉了一地,踩上去“噼噼啪啪”还要辛苦打扫,也称得上是一种最绵长最浓情的年味了。

这不,我又在一堆年货里添了好几种瓜子,等待过年。

过年

□王晓胜 闫振声

吃完饺子,姐姐帮我们换上新衣服、新鞋。我们开始给母亲拜年。拜完年,母亲给我和侄子压岁钱,大概是二角或者是五角。这几角钱对我来说可是不小的财富,我高兴地把钱紧紧攥在手心里。

天刚蒙蒙亮,母亲把炕桌擦干净,摆上一大盘花生、一大钵碗醉枣、一盒烟,还有一瓶散酒和一个小花碗,又拼凑4碟凉菜,等着招待来拜年的人。哥哥们约当家子兄弟们一起给长辈们拜年去了。不一会儿,当家子嫂子们来了,慌慌张张点着头行个礼就走了。她们个个都当家主事,家里有人来拜年,需要她们招待。

我家辈分高,乡亲们管母亲有叫婶子的、有叫大妈的、有叫奶奶的……拜年的人从早晨到中午络绎不绝,多是成群结队而来。一进院,领头人兴奋的喊声就传到屋里:“大奶奶,给你拜年来了!”母亲快步迎到外屋,满面笑容地弯腰阻拦:“不用磕,不用磕,来了就是头……”

“大奶奶!你就收下吧!”屋里屋外扑腾扑腾跪下一大片。“快起来,快起来,进屋暖和暖和,喝点酒!”母亲着急忙慌地说。

“不啦,大奶奶,还有好多人家没去呢!”一拨儿说笑着呼啦啦走了,又有一拨儿走进来。亲情、乡情在这一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这一拜又预示着一个和谐、互助、团结的新一年之开始。

当太阳露出红红的笑脸时,伙伴们便在大街上欢呼雀跃了。我们个个神采飞扬,从头到脚互相仔细打量着对方:新帽新衣新鞋,激动、兴奋、幸福的心情涨得脸通红红。大家用三十晚上捡来的没捻的小鞭炮放吡溜花,还追着看新媳妇拜年。新媳妇身着紫红、大红、粉红或翠绿的绣花旗袍,脚蹬绣花鞋,头戴大红或粉红的绒花,由年纪大的同辈人领着到长辈家拜年。之后我们就到附近人家看对联,边看边争论哪家的好,紧接着又到每个伙伴家看年画。

吃过晚饭,我们把自制的烟花摆到大街上放。烟花吡吡喷发出红艳艳的火花,有房顶那么高,真像火树银花。大家高兴地拍着手喊叫,不少大人也围过来看。然后,我们就把灯笼和小油灯点亮,在灯光中做游戏。夜深了,小伙伴们玩兴越发浓酣,谁也不想回家,直到大人们喊着追着撵着才恋恋不舍地向各自家门挪去。

初五一过,村里开始搭台唱戏。我们村有两台戏,东南头一

台是高阳老调,村西头、南头、北头合唱一台,是河北梆子。演员都是业余的(本村农民),行头、道具是各户集资置办的。每年一到冬季农闲了就请师傅指教排练,过了初五就正式登台演出,连唱四五天。都是倾家出动,为自己的戏捧场,邻村的人也有步行七八里路赶来看的。

一天两开箱,尤其是晚上那场非常热闹。台下挤挤挨挨,场中间的人立着看,四周的人站在凳子上看,外围摆满了做小买卖的摊床。台下人声鼎沸,台上灯火通明,锣鼓喧天,演员抑扬顿挫的唱念声和观众的呐喊声混合在一起在夜空中回荡。

我们喜欢看武打戏。背上扎靠,手里挥舞着带红缨的大刀和长枪的武将最受欢迎,如果头上再支棱两根长长的雉尾,就更是我们崇拜的英雄了,他们一出场就使我们精神振奋。有个小伙伴情不自禁地抡圆了两条胳膊,大声喊:“黑老包,白老包,老包出来耍大刀!”逗得人们哈哈大笑。

戏唱完,正月十五也就到了,长大后才知道正月十五叫元宵节。家乡人们对这个节日很重视,从十四一直过到十六。

每天吃过早饭,我们就跑到附近村子看社火表演,直到下午两三点钟才结束。节目大都是跑旱船、踩高跷、扭秧歌。演员描画着各式各样的滑稽脸谱,尽情地做着种种夸张动作。观看的人挤满一条街,伸长脖子、张着嘴、踮着脚,兴致勃勃,喜气洋洋。我们最爱看的是跑旱船,女人是由男人扮的,头戴假发,插几朵绒花,脸上搽着红胭脂,抹着白扑粉,耳朵上还挂着羊角红辣椒。演员随着船身的摆动做着各种滑稽动作,逗得人们捧腹大笑。

晚饭前,村里沿街的人家在门口挂起各式各样的灯笼,其中宫灯和走马灯较多,上面有花鸟鱼虫或戏曲人物。哥哥姐姐们经常领着我去看,边看边给我讲画里的故事。放烟花都是在野地里,观看的人很多,我们个头小挤不进去,都是爬到周围的树上看。

正月十五一过,年就彻底过完了。“惊蛰园子春分地”,人们开始农忙了:夹院子里的篱笆,起猪圈里的粪,往菜园里、地里送肥,种大麦、白菜、萝卜……很快大地回春,柳枝发芽,人们脱去棉衣,换上夹袄,准备春耕春种了,而我们又开始了对下一个新年漫长的期盼。

(下)

过年穿块新盖帘

□周永战

旧时农村,一过腊八基本就开启了过年模式。正是农闲时候,人们一边偎冬,一边准备过年的物品。最忙的是家家户户的女人们,做新衣新鞋是必须的,穿块盖帘过年摆饺子,也是必不可少的。

盖帘,我们那里也叫篦帘,一般都是用荳秆(高粱秆)穿成的。那时的白洋淀边,高粱是大量种植的作物,穿盖帘的原料有的是。一般来说,每年秋天收高粱时,人们就会把不粗不细、匀实光溜的荳秆拣出来保存好,就等腊月里穿过年的盖帘用了。

穿盖帘既是力气活又是技术活,先得挑两根荳秆固定成十字形,交叉点就盖帘的中心,两边荳秆的长度要相等,然后用4根针4根线,一根荳秆一根荳秆地挨着固定好的两根荳秆按两个方向往外穿。穿好雏形后,用一根短荳秆作为盖帘的半径,一头固定在中心,沿一个方向旋转,边旋转边用切刀把多余的(长出来的)荳秆切掉。切完后,一块圆圆的新盖帘就做成了(也可以边穿边切边儿)。穿盖帘得用大针粗线,把针直接扎进皮子硬邦邦的荳秆里得费点力气。用顶针死乞白赖往里顶,针的一大截好不容易在荳秆的另一面露出来,用手直

接拔,手滑滑溜溜的,根本拔不出来,得垫上布使劲拔,这一针才总算完成了。

精心挑选的原料,自己穿的盖帘,干干净净、利利落落、漂漂亮亮,年三十晚上包的起五更的饺子匀匀实实在在地摆在上头,看着都舒心。

大人们穿盖帘时我们这些小孩子搭不上手,但在旁边看着,最后兴许能得到一个小玩具。为了哄孩子们高兴,大人们往往会把切下来的荳秆头剪切整齐,用一根线一个一个穿起来,然后把一头系在一根小棍上,一抖落哗啦哗啦地响,很像挑着一挂鞭炮在燃放,我们那时就管这小玩具叫“小哗啦儿”。虽然这用下脚料自制的小玩具非常简单,但我们那时也非常容易满足,这小玩意就够我们高高兴兴玩好几天的。不过玩“小哗啦儿”倒是次要的,主要的是它时时刺激着我们对鞭炮的欲望、对年的欲望,就像现在的孩子们坐在玩具车上嘟嘟着嘴学开汽车一样,过年瘾而已。那种简单的快乐是现在的孩子们体会不到的,那种简单到粗陋的玩具是会让现在的孩子们笑喷了的。时代不同了,情趣不一样。

一个简单的用具,一个简单的玩具,都透着制作者的心血和汗水,透着对家人的爱。

